

邓晓芒 著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

(上)

 人民出版社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

(上)

邓晓芒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伟珍
封面设计: 王春崢
责任校对: 张 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 / 邓晓芒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01-010872-8

I. ①康… II. ①邓… III. ①康德(1724—1804)—形而上学—研究
IV. ①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2516 号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

KANGDE DAODE XINGERSHANGXUE DIANJI JUDU

邓晓芒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东城区隆福寺大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54

字数: 792 千字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10872-8 定价: 118.00 元(上、下)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东城区隆福寺大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目 录

第一讲	1
第二讲	31
第三讲	57
第四讲	87
第五讲	109
第六讲	144
第七讲	178
第八讲	213
第九讲	244
第十讲	269
第十一讲	291
第十二讲	325
第十三讲	355
第十四讲	378

第十五讲	402
第十六讲	427
第十七讲	461
第十八讲	475
第十九讲	506
第二十讲	543
第二十一讲	575
第二十二讲	605
第二十三讲	634
第二十四讲	666
第二十五讲	699
第二十六讲	732
第二十七讲	772
第二十八讲	808
后 记	849
德汉术语索引	853

第一讲

这个课是关于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一个解读课。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是为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一本小册子，苗力田先生翻译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先生的这个译本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采用，但是我们现在把它重新译了一下，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杨云飞博士初译，经过我校的，还没有出版，现在作为打印稿发给大家，主要用这个本子。还有一个文本就是李秋零先生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的，在第四卷里面呢，收入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先生翻译成《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就是奠定奠基的意思。“奠定奠基”，苗力田先生翻译成“原理”，当然也可以，但是呢按照德文版原来用的这个词 *die Grundlegung*，这个词的本来意思就是奠基的意思，*Grund* 就是基础、地基，*legen* 就是放置、奠定。所以李秋零的这个译法应该是最准确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应该是这样的。

康德准备写一部《道德形而上学》，当时还没写。1785年，在写完了《纯粹理性批判》以后，在1781年出了第二版以后呢，他考虑要为《道德形而上学》这样一部道德哲学的著作奠定个奠基。于是他就开始考虑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了以后呢，在1788年又写了《实践理性批判》。所以《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是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间写的这样一个小册子。当他在写《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特别是在写到《纯粹理性批判》的最后方法论部分，这个时候已经在向道德哲学过渡了。《纯粹理性

批判》是讲认识论的，但是从认识论必须要过渡到道德哲学，所以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最后已经在向道德过渡。大家如果读过《纯粹理性批判》，读到它的方法论部分，就已经开始讲“纯粹理性的法规”。地盘已经扫清了，那么在这个地盘上面我们要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康德认为呢，新的形而上学，未来的形而上学还没建立；但是一旦建立，按他的这个计划呢是两大部分，一个是自然的形而上学，一个是道德的形而上学。当然，他最看重的还是道德的形而上学。所以，康德最后写了一本《道德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他写出来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他没写出来。《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也有一个《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这里的“基础”用的是 *Anfangsgründe*，跟上面 *Grundlegung* 有点不同，是个名词而不是动词。这个也有中译本，是我在 1988 年就翻译出版了的，后来在 200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再版。但是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他只写了个“基础”，他就没有再写“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了。为什么没有写？可能是他认为那个太简单了，用不着他写。他已经把基础奠定了，那他的学生或者任何一个人如果接受了他的观点，自己就可以把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建立起来，无非就是把牛顿的体系形而上学化。牛顿不是有一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吗？他已经把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其实也有哲学，把它树立起来了。但是在康德看来当然这还不够，因为他那个东西还是一条条的原理，按照康德的形而上学观点呢，应该是一个体系，应该是把自然科学的这些基本的东西、基本原理怎么来的，从纯粹理性批判的那些范畴表里面一条条地把它推出来。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里面其实已经推了，比如说牛顿的这个“相互作用”，这个“运动的三定理”。“惯性定理”就是从实体范畴推出来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原理”就是从因果范畴推出来的，“万有引力”就是从协同性范畴或者是交互性范畴推出来的。他认为，按照范畴表上所提供的十二个范畴，把所有的自然科学原理一个一个的推出来，这就是未来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康德的一个设想。

那么道德的形而上学，问题就更要复杂些，因为它涉及的不仅仅只是知识问题，如果仅仅只是知识问题，那《纯粹理性批判》里面已经搞得差不多了。

人家说，你的自然形而上学没有建立起来啊？康德回答说，已经建立起来了，《纯粹理性批判》其实就已经是形而上学了。《纯粹理性批判》最开始康德不认为是形而上学，他认为在建立形而上学之前要进行一番批判，要首先批判我们的理性能力。你有没有能力建立形而上学？或者说要建立一门形而上学你的材料够不够？你手头有哪些材料可以利用？就像你盖一座房子，你要把材料收集够，你有多少砖瓦，多少木料，你都要搞清楚。那么我们人类都有哪些材料？我们人类的材料就是现象，现象就是我们建构自然形而上学的材料。至于自在之物，我们没有材料，自在之物的材料我们没有被给予，我们不知道自在之物在哪里，是什么？我们只知道我们的现象。他认为你要建立一门自然的形而上学，你必须在现象界的范围之内来建立。所以在《纯粹理性批判》里他实际上已经初步建立了他的形而上学，但是他不提，他说这个《纯粹理性批判》还是在打地基，做策划，但是还没有着手。当然，到了晚年他承认这个打地基已经进入施工了，这个策划已经有一个蓝图了，所以你说我没有形而上学，我当然不承认，我这个已经有了。所以《纯粹理性批判》它的地位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它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前奏，另一方面它本身已经进入到形而上学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导言里面就讲了，以往的形而上学已经腐朽了，已经衰落了，已经成了个弃妇，就像特洛伊城被攻破以后，王后到处流浪，当奴隶，流离失所，没人尊重她。哲学、形而上学本来是一切科学的女王，但现在流落到这个地步。那么康德的这个理想就是重建形而上学，他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以往没有达到，以往的形而上学都建立在沙滩之上，那么现在我们要把它建立在坚实的地基之上，那首先就要清理地基。这个地基究竟打多深，什么地方能够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之上，上面的那些表土、浮沙我们都要把它们清除，那些东西都是不可靠的。整个《纯粹理性批判》其实是干的这样一件工作。那么他的设想，未来的形而上学，当然首先是自然的形而上学。自然科学当然是真理，这个观点康德丝毫也没有否认，但是自然科学的真理何以可能？它的基础何在？要把它建立起来，那么首先要为自然科学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

但是除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以外，未来的形而上学还应该有一个部分，而不是更重要的部分，那就是道德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已经有中译本了，就是李秋零先生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的第六卷，收进了《道德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有两部分，一个是“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个是“德行的形而上学原理”。在九十年代初有一个译本，一个很薄的小册子，就是康德的这个“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其实是他的《道德形而上学》里的第一部分，讲法律，讲法制，讲权利，讲自然权利和人为的权利，自然法和人为法，讲这些东西。中译本是从英文翻译的，然后请了一个学德语的老师来校了一下，那个应该说翻译的不是很准确，所以基本上不能用。一个是译者可能不太懂法律，再一个他是从英文本翻译的，请一个教德语的教授，他怎么能校对哲学文章呢，那是不行的。教语言的你让他校正哲学的文章，那是差得太远了，我宁可外语差一点，但是我哲学要强一点，这个对翻译哲学文章来说可能更重要一些。

我的导师陈修斋先生就讲过——他是个大翻译家了，他是国内有名的翻译家，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当年就说，搞哲学翻译，第一是中文，要有好的中文和中文表达；其次是要有哲学的理解能力，那个句子摆在那个地方是个什么意思你要能够搞得通；第三才是外语，当然外语要好。但是一个好的翻译家他的翻译的素质第一是汉语的表达，第二是哲学的理解，第三才是这个外语的水平。当然这是指哲学翻译，文学翻译也许又有另外一种说法了。所以这个翻译呢，别人说你翻译了这么多康德的著作你是不是德文特别好，我老是否认，我说我的德文并不是很好，当然我比较仔细，但首先之所以能翻译出来还过得去，主要还是、首先是一个中文的表达水平，你懂了那个意思你怎么样能够把它顺畅地表达出来，让中国人能够看得懂。所以在哲学的翻译上，“达”是第一位的。严复讲“信、达、雅”，当然“信”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作为一个翻译家，你自己能够准确地把握到，你能不能够把它表达出来？这个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可能比“信”更重要。从哪一方面说呢？就是从创造一种汉语的学术语言这方面说的。当然我们讲翻译一般地都是重视“信”，这个没问

题。但是如果仅仅是“信”，不“达”，就不行。如果你在翻译的时候，你自己理解到了，但是你说不出来，那等于没有说。或者你说出来，词不达意，你说错了，那就不“信”了。怎么才能“信”？只有“达”才能“信”，只有你能顺畅地把它表达出来，你才能够忠实地表达出来。当然，反过来说，你如果连它的意思都没有把握住，那你也没办法表达得准确。所以“雅”呢，是次要的，次要的并不是说它完全不重要，而是要把这个“雅”融合在“达”里面。真正的“雅”是什么？真正的“雅”就是“达”，你能够非常流利地把它表达出来，特别是哲学，——我这里讲的都是哲学、哲学翻译，你能够表达得非常顺畅，没有障碍，一路看下来，这就是顺达。哲学的“雅”就是这个，它是一种学术语言，你习惯了这种学术语言的话，你的行文，以至于你的口头表达，都会上升到一个“雅”的层次，人家一听，你这个人受过学术训练。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都是经过考虑的。不是说我有很深厚的古诗词的功底，我出口成章，我可以用很多成语，那就是“雅”了。有的人喜欢卖弄，翻译的时候喜欢卖弄一些古文，当然蓝公武他本来就是用古文翻译的，那个他还是用得比较好的。现在白话文里面，我的翻译一般不太讲究这些，如果必要的话我就用，但是没有必要的话，我尽量用通俗的、直白的这种方式，尽量减少它的障碍。因为康德这个东西障碍已经够多了，你再加一些中文的障碍放在里面，那人家怎么读，那太累了。我还想尽量地让中国的年轻人，迅速地、熟练地掌握现代汉语，并且体会到现代汉语的微妙之处、现代汉语的长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现代汉语是有非常大的长处的，它是一个杂交品种，它既有西方语言的长处，也有中国传统语言的长处，尤其是现代汉语的翻译语言。当然我们的现代汉语，像王小波所讲的，是从小说、翻译家那里吸取了营养。我们看小说看得多嘛，当年看的古典小说，司汤达啊，巴尔扎克啊，托尔斯泰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啊，这些东西你看多了你会体会到一些东西，你以为那个东西是俄语，是英语，是法语的？不是的，那是汉语，他们翻译成汉语了。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汉语，你看起来才那么顺。当然那些翻译家本人个个都是诗人，都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功底的，他们本身是可以写诗，是

可以写小说的。但是1949年以后他们不能写，没有那个环境，于是他们去搞翻译，他们在翻译上面所创造出来的这种奇迹，我认为至今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估价。王小波算是第一个把这个话说出来了，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所受的文化熏陶，所受的汉语训练、汉语熏陶，是从经典小说的中文翻译里面得来的，是从近代那些翻译大师那里，傅雷、王道乾、杨绛、穆旦（查良铮）、萧乾和文洁若、冯至等等，这一大批人，这些有名的翻译家，他们给我们输送了这样一种营养。这种营养是中西结合的，但是它又是汉语。你如果没有这个训练，你今天来搞翻译那是对付不了的。不管是文学翻译还是哲学翻译，你都需要有这个训练，你要看很多的小说。我们在座的不知道看过多少经典小说、古典小说，我想恐怕没有很多时间看，因为小学中学都要为高考奋斗，所以时间都蹉跎过去了。我们讲我们当年知青是“蹉跎岁月”，其实现在的中学生才是“蹉跎岁月”，我们当年是下放，修理地球，但是我们还有时间看小说。你们现在为了高考都没时间看小说了，现在还可以补一补，有意识的找一些小说来看一看，古典的、名家翻译的。你不是要知道有哪些外国人写了哪些书，而是要训练你的现代汉语的语感，这个语感很重要。

那么我的翻译呢，基本上是强调的这一方面，就是说，你首先翻译出来你自己要看得懂，或者你当时也许没有完全搞透，但是你知道沿着这条路是可以搞透的。你当时不懂，但是因为康德的这个东西你要反复看的，你不能说你一边翻译一边就懂了，那你是天才了。就是说你一边翻译你一边知道它里头有一个思路，有一条思路可以把握住，我现在翻译了放在这里摆在这里，我将来还要回过头来看，我可以看下去，就把它搞通了。但实际上还是有些拦路虎，那是免不了的，你以为你通了，结果反过来看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搞错了也有。其实像康德这样的大家，要翻译他的东西是需要多方面素质的。越是要求翻译得明白、简单，好像大白话，其实越需要一种素质在里面，一个是现代汉语，一个是哲学。当然还有对德文的理解，而且康德那个时候的德文和现在的德文还不一样，它有个时代的差异。当时的德文有些词不是这样用的，很多写法也不是这样写的，这个是小问题了，慢慢地，你在翻译过程中搞多了就知道

了，这个问题倒不大。

我们这个课我就用我们自己译的本子，这个文本不长，大概整个《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一共是六万多字，包括前言和第一章。它一共三章，三章加一个结论。这个本子是我的博士生杨云飞译的（他现在已毕业工作了），然后我又仔细校过。如果大家手头上有苗力田先生和李秋零先生的译本，可以对照着看。再一个就是对照德文本，如果大家手头上有英文本也可以对照英文本。我们这个课堂上，如果大家发现有什么问题，尽可能马上当堂提出来，我们大家来推敲一下，看这个地方的翻译究竟还应不应该修改一下。不管这个问题提得对还是不对，哪怕你提错了，对大家都有很大的促进。所以我这个课主要就是带着大家一起读书，进行一种严格的学术训练。在国外，很多学校也是这样干的，国外的一些大学的哲学系，像德国的一些大学的哲学系，它就是读这些文本，而且也是一句句的读，我们可以看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关于黑格尔的经验问题，在《林中路》里面的文章《关于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他就是读《精神现象学》的导言，一句句地解释。我们这个课就是采取这样一种学院式的或者说经院式的“解经”的办法。在西方的神学院里面读圣经，圣经解经，这是一门必修课，耶稣基督说什么什么，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神父、教授就给你解释，下一句又是什么意思。我看台湾有人翻译了一个托马斯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注释》，2003年我在台湾买到了，也有将近两百万字，这么厚的两大本。买回来我当然也没有从头至尾看，我只浏览了一下他的那种方法。托马斯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了，他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就是这样解释的：亚里士多德这一段话有三个句子，第一个句子有三重意思，第一第二第三，第二个句子有两重意思，……他就是这样一句一句干过来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翻译成中文只有二十万字，他搞了两百万字，所以我那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我去年交给人民出版社的，现在还没出来，估计今年年底应该可以出来^①，我也搞了两百万字，那个里头

^① 该书2010年4月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释的《纯粹理性批判》不是全部的，只包括我们选在《康德三大批判精粹》那个选集里面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纯粹理性批判》选了二十万字，二十万字我注了两百万字，也是一比十的比例。当然我不是有意摹仿他，我从2000年就开始给学生上这个课，当时还没有这个录音笔，用的是那种大双卡的录音机，每天背一个特制的大包去上课。后来就换了一个比较小的录音机。后来又换了个更小的，最后才换成这个录音笔。一共讲了七年，十四个学期，一路讲下来，每次讲呢只能讲一点点，每个学期只能讲二十多页。讲了十四个学期才把那二十万字讲完，录音资料积累下来，有两百万字。后来我整理了一下删掉一些，还有180万字，就是逐句逐句地加以解释，介绍它的背景，解释它的文本，它的德文原文，讨论它的翻译，深入到康德背后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我这个程序是从那个时候继承下来，形成起来的。当然我们这个课堂上可能没有条件做那么多讨论，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学期，要把这六万多字能不能讲完，我估计讲不完，后面还剩一些，但是讲不完也不要紧。《纯粹理性批判》我讲了七年，那个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换了不知多少届研究生了，有的读了硕士又读博士，读博士还听这个课，后来留校当老师了还听这个课，这个是个别的了。但大部分都是来听一个学期，顶多听两个学期，就走了，就工作了，或者是到别的学校考了博士了，那主要是给硕士生开的课。但是你听了那一段也有好处。有的学生一开始就来问我，就是说，照你这个讲法，你一个学期能讲完吗？那怎么能讲完呢，《纯粹理性批判》五、六十万字，你要一个学期讲完那不就是大而化之了，大而化之当然也有必要了，你讲哲学史，你可以一个学期把整个哲学史讲完；但你现在是读文本，读文本就要采取这种方式。但是，我这个课，在读康德文本的时候并不是对康德的全貌完全不了解，因为我在解读这个康德的文本的时候，我总要联系到康德的体系，我把它称之为“全息式的教学法”。就是解剖康德的一个句子，就涉及到整个康德哲学，前后联系来讲。如果有问题不理解，学生们有问题，有时候提出来，我在讲的时候也估计到学生们对这个问题可能不熟悉它的背景，那我就讲背景。讲什么背景？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讲的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但是我刚才不是讲了《纯粹

理性批判》吗？我刚才还讲了《道德形而上学》、《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我每个地方都这样联系着讲，你反反复复地这样熟悉，难道你还不能够举一反三吗？所以你听一个学期下来，你会对康德的整个体系有所了解，可能比一般的上哲学史甚至上康德哲学的课可能还了解得更全面、更具体些，因为我是根据这一句一句的话来讲的。

所以我并不在乎一个学期讲了多少，而在于通过解读康德的这一句句的话，让大家对整个康德哲学有所了解有所熟悉。而且这个了解和熟悉，不是大而化之的站在一个高处，“高屋建瓴”，随便几句话概括一下。那个谁都会说，哲学史上都有，甚至不用你说，你自己拿本书来看看，康德的生平，康德传，里面都讲了，不用我讲。我之所以要讲，是针对我现在面对的这句话。很多学生，有的是已经当老师了，有的是成为西方哲学史的这个专家了，你让他讲康德，大而化之的可以，大而化之的他都可以讲，讲的头头是道。康德就那几个概念，他把那几个概念讲出来，就算是完成任务了。但是你拿一本书来，《纯粹理性批判》，你翻到其中任何一页，你放到他面前说，老师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就傻眼了。我们很多学过西方哲学史的学生也是这样，学了西方哲学史，有的还学了不止一遍，但是拿到康德的原著，不知道怎么入手，看不懂啊，觉得那又是另外一种天地。写在哲学史上的东西，写在康德传上面的东西那些话很好懂，那都是大众化的通俗化的普及性的，但是一拿到原著，不知道怎么看。当然在很多场合之下是翻译不够好，比如说蓝公武的译本是文言文的，那当然很难进去，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古文功底没到那个程度。但是，不是文言文的，你能读进去吗？也很难，翻译有一定的问题。我们三大批判译本出来以后，在这方面扫清了很多障碍，当然也不是完全没问题，但是在文字方面，在现代汉语方面，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但是还是看不进去。很多学生都反映虽然好得多，但是还是不懂它究竟讲了些什么东西。我这个课堂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拿到康德的原著，只要不是翻译的问题，你是能读懂的，我告诉你怎么去读。有的学生听了课以后说，我们以前读书都不叫读书，老师我今天才知道我们以前的书都白读了，我今天才知道什么

叫读书，原来的读书叫做看书，看看而已。那些字都认得，句子也没有不通的，但是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积累还不够，我们有些必要的基础没有奠定。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有一些还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没有学过西方哲学史，可能有的人听过，可能有的人没有听过、没有学过西方哲学史，或者说还没有看过西方哲学原著，不管是原文版的还是中文版的。通过中文版的来看西方哲学原著我相信绝大部分都看过一点，多多少少，不管是现代的还是古典的，但是没有深入进去。尤其是对于背景，比如说康德哲学，它有它的背景，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它们的争论。你要有这个背景你才能够读得懂，你才知道康德这句话是有所指的，他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倾向。那么这个呢，我在课堂上会给大家补上来，会介绍说康德的这句话是针对当时的谁，比如说休谟，比如说莱布尼茨，比如说牛顿，或者卢梭，我会给大家把这个背景揭示出来。

再一个就是对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理性派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要有所熟悉。很多人读不懂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习惯于那种逻辑性很强、思辨性很强的文本，那些文本是要抠的，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不是说你大而化之的看一下，然后闭着眼睛体会一下就能够掌握的。很多人读外国的这些经典著作采取这种方式，这是读老庄哲学的方式。他们读汉语的翻译本，我每个字都认得，读完了以后我闭着眼睛在那里冥思苦想，去体会，然后把自己的体会写下来，他就以为写了一篇学术文章了。其实那还不算。你真正要了解它，你必须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我们这个课就会在这方面给大家做一种基本的训练。很多学生上了这个课以后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说，把康德的书这样读下来，我读其他人的书就势如破竹，很轻松了，至少不会感到恐惧了。比如说海德格尔，胡塞尔，这些人是现代西方哲学公认的难点，但是如果你把康德的书攻克了以后，你再去读他们的书，你会有信心。当然也不容易读，但是你会有信心，特别是胡塞尔跟康德非常相像的，你再去读胡塞尔的书，他就是那样一步一步逻辑地推出来的。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现象学通论》，就是《大观念》，还有很多书，一章一章、一节一节、一层一层的这

样剥，这就是康德的方法，胡塞尔跟康德非常接近的，他就是从新康德主义来的嘛。所以这是一个基本训练，我们在读哲学书的时候，要有一本到两本书做这样的基本的训练。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像这样来读，但是对于经典的著作你至少要肚子里面有点存货，你精读过。学外语的有精读、泛读嘛，学哲学也是，你要有精读，要有泛读。你心中有了两三本书，精读过的，一句一句抠过，那就是一种基本训练，那对于你泛读其他的书非常有好处。我的体会也是，我读德国古典哲学，精读过几本，然后我再读现代西方哲学的书，我看书的速度非常快，有些地方它起个头我就知道它要说什么了，它所针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以前的人都提过这样的问题，那么我的阅读就是看它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心里面有前面的垫底嘛，前人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康德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黑格尔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海德格尔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带着这样的问题来读海德格尔，就不存在一种根本性的障碍。当然也要花很大的精力，但是原则上，只要我有时间我有精力，我就可以把他读懂。所以有的老先生说，读书就像灌溉一样，打一口井，这口井打得越深，你灌溉的面积就越大，如果你这个井打的太浅，你就只能灌溉周围一点点地方。读书也是这样，你精读的书把握的越深入，那么你读其他的书把握其他的书就越快。

所以现在我读书，我很多书已经不是那样一句一句的读了，有时候新出了一本书，拿来我翻翻，看几个标题，然后对有兴趣的标题再深入地去琢磨一下，就翻翻其中的某些章节，他要说什么意思，大体上就把握了，所以看书的速度大大提高。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焦急，这么多书，我怎么能都看完。我自己家里书架上摆满了，我的女儿跑去翻一翻，咦，都没翻过啊，都是新书，没打开过，我说，到用的时候再去打开，到需要的时候。我在写文章写书的时候，这个地方好像德里达有这个观点，说过一句什么话，我把那本书找来翻一翻，你说要熟悉这本书，我把前言翻一翻后记翻一翻，中间翻一些感兴趣的章节，当然会有些漏掉的，不要紧，他有这个观点，因为你心里面有垫底的东西。这个其实做学问都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什么东西都记在脑子里面的那就

是大学问家。陈寅恪，晚年是双目失明啊，他知道哪本书，你翻到第几页，有一段话，叫他助手抄下来，助手一翻，果然那本书里面第几百几十页有一段什么话，给他抄下来。陈先生记性那么好，但陈寅恪有什么著作啊？《柳如是别传》，其他当然还有一些，但原创性的好像不多。很可惜啊，这样的大材小用，没有干出什么东西来。当然他在考据很多方面有他的贡献，这个不能抹煞。但是，作为哲学家，你总得对人类的哲学思想有所推进。我们中国的学问家，哪一个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有所推进？宋明理学像朱熹、王阳明这些人是有推进的，他们有著作留下来。现代有谁？我们几乎找不出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的暮气，几千年的这种陈腐之气一扫而光，这个可以说是有所推进的，但是更多的成就好像没有。所以我觉得不必像一个电脑或者像一个图书馆一样，每一本书都从头至尾地去读。你要选中几本经典的，要读就要把它读透，而且要反复读，每读一遍都有新的发现。至今有些书，我每读一遍都有新的发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么薄的一个小册子，已经翻烂了，我准备去买一本新的。上面都批满了东西，但是很顺手，我要找哪一页，一翻就到，每一遍都有新的收获。所以应该有几本经典的值得自己去这样翻的书，不要赶时髦。有朋友对我说，最近几年出了不少好书啊，你都没看过吗？我说我一般不看，刚出的书我一般不看，因为它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汰，你去看不是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嘛。你让别人去浪费去，你让别人把它淘汰了，一本新出来的书如果十年以后我觉得还有拿来翻一翻的价值，那个才划得来。所以赶时髦是划不来的，你一辈子都在赶时髦，结果一事无成。所以人家说，你搞那么久还在搞古典的东西，你身上充满了一股古典的陈腐之气，有人这样认为。但是我很坦然，这个哲学其实是永恒的，古典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那么古典的，几千年前的东西，今天人们还在研究它。为什么要研究它？你说它充满了亚里士多德之气，柏拉图之气，那可以。因为哲学这个东西，它就是探讨永恒的东西，你今天探讨孔子、孟子、庄子、老子，不照样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的传统也是这样。不在于你研究的这个对象是什么，它的时代有多久远，而在于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把握它。你